

檐下旧识

王姜彬

它来的时候，是衔着一小段南方的梅雨，和一身洗得发亮的玄色。不打招呼的，便栖在了我新搬来小屋的檐下。我正对着一沓报表出神，那几声细碎的、金属片相触似的啾啾，便穿过玻璃，直落在我案头灰白的纸页上，溅起些看不见的湿润的绿意来。我搁下笔，静静地看它。它歪着头，一双黑豆似的眼，也静静地，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人，和这屋子里过于齐整的寂寞。

我们便这样相识了。它是个忙碌的房客，从不肯久留。每每只见一道黑色的闪电，在窗前倏地一闪，便不见了踪影。不多时，又“刷”地回来，喙里必有些东西，如一点泥，一茎草，或是半片羽毛。它筑它的巢，我赶我的稿。我笔下是干瘪的数字与逻辑，它喙间是湿润的春泥与生机。我们各自经营着一方小小的、苦心孤诣的江山。有时，它停在电线上，像乐谱上一个轻盈的休止符，让春天喧哗的乐章，有一段安静的换气。我便也得了由头，从数字的迷宫里逃出来，靠在窗边，喝一口凉透的茶，看天上流云，是如何被它的翅尖，裁成一片片无用的、好看的形状。

我有些羡慕它了。它的世界是那样简明

而丰盈。南方便是南方，北方便是北方，归来便归来，离去便离去，从无半分拖泥带水的离愁别绪。它信任这檐角，如同信任去年那片未曾崩塌的天空；它履行这归来，如同履行与季节亘古的契约。它的路上，有风雨，有蛛网，有猝不及防的寒流，可它似乎从不去担忧。只是飞，带着一身天生的、不容置疑的航线。而我呢，我的行囊里塞满了“或许”“但是”与“万一”，脚步沉滞，在无数条可行的路前，画着无数个犹豫的圆圈。它的翅膀裁开风，我的思绪，却常被无形的风缠住。

一日黄昏，暴雨骤至。雨脚如狂暴的鼓点，砸在地上、瓦上，世界一片混沌的轰鸣。我担忧地望向檐下。那巢，在狂风里，像浪尖上一艘倔强的、黑色的船。它不在巢中。正想着，一道黑影竟破开厚厚的雨幕归来，羽翼尽湿，紧贴着身体，显得瘦小而狼狽。它却不急着进巢，只在檐下的铁丝上站稳，开始从容不迫地，一下下啄理它的羽毛。它将喙探入翅根，细心地将每一缕绒毛拨正，拂去水珠，那姿态，宛如一位将军在战后擦拭他随身的剑。风雨的狂暴，于它，仿佛只是一次必经的沐浴。理完了，它静静地望着迷蒙的天地，小小

的胸膛微微起伏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被一种巨大的安详击中。它不歌唱风雨，也不诅咒风雨，它只是在风雨里，完成了一次归航，然后，整理好自己的羽毛。

我的燕子，它不读诗。可它本身，便是最浑然天成的一句。它用飞翔书写，用归来押韵。它告诉我，生活或许并不需要那么多深远的思虑与瞻顾。笃信一片可供栖息的檐角，便去筑巢；认准一个春暖花开的方向，便去飞翔。在疾风里稳住翅膀，在暴雨后整理羽毛。将所有的远方，都化作身后简单的风景；将所有对温暖的眷恋，都结成心间一团朴素的春泥。

昨夜，我梦见自己也生出了一对黑色的、轻盈的翅膀。没有飞去什么遥远的天涯，只是沿着它日日往复的那条航线，安静地飞了一圈。拂过柳梢，穿过楼宇间夕照的光柱，然后，稳稳地，落回我自己的窗台。醒来，晨光熹微。我推开窗，深深吸了一口掺着草木清气的空气。我知道，当我不再一味眺望遥远的地平线，当我开始学着整理自己被生活风雨打湿的“羽毛”时，我便也离我的巢，和我内心的春天，不远了。

我认得你

张雪晴

俗话说：“当家才知盐米贵，养子方知父母恩。”我认得你，我用你的笨拙捕捉你。

昨晚，妈妈给弟弟打视频。弟弟躺在床上，光线昏暗。妈妈问：“你办公室和宿舍住几楼？活动板房难晒到阳光吧。”弟弟说：“一楼。”话音未落，妈妈再次喋喋不休：“咋不住二楼？一楼潮湿，易受风寒，你要穿厚底鞋，门窗关紧，天好记得晒被子……”

弟弟很不耐烦：“我又不是三岁小孩，能不懂吗？”

记得我分娩那会儿，天气闷热，让爱人把空调打低些。妈妈立刻拉下脸：“别贪凉，手脚盖好，空调关了。”

爱人从饭店打包来饭菜，她瞥见便厉声劝止，怕油腻辛辣伤了我的元气。我一下火了，推开饭菜：“不吃行了吧！”

后来才知道，妈妈患了风湿，是因为一直住在自建的旧房里，没钱修缮，每逢下雨墙面渗水，用红桶接着。怀孕分娩时，阴暗潮湿的环境让她落下病根，身体每况愈下。

那一刻我才明白——很多让我们窒息的“控制欲”，其实是妈妈当年受过的苦，是她在用自己的经历发出“求救信号”。

有句话说得好：爱最大的敌人，是你只看到对方的缺点，却看不到她的困境。

可我们总想用“道理”去赢过她的“经验”，却忘了用“看见”去治愈她的“遗憾”。

还记得从前问过母亲：“如果我没考上大学，你后悔当初的选择吗？”她眼神坚定，答道：“不会，我想尽自己所能让你走好路，起码我没有遗憾了。”

妈妈自幼酷爱读书，成绩优秀，却因家境贫寒被迫辍学。读书成了她一生的执念。她用尽全力，想让我替她走完那条没走完的路，替她看看那个从未拥有的世界。

一如昨夜刷到《我认得你》宣传片，她说：“妈妈当然希望你比她过得好，可她不知道，除了她走过的路，还有哪条路是安全的。”这句话道出无数妈妈笨拙守护孩子的心声。

同时，短片里有一幕让我感触很深：妈妈承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，那份懂事的代价，奶奶认得，女儿也认得。

女儿说“我不想成为你”并非本意，可每次看到“他们习惯你的懂事，我认得你懂事的代价”，我就下意识靠近你、心疼你、爱着你。

我认得你。认得你藏在唠叨里的慌张，认得你藏在严格里的牵挂，认得你藏在遗憾里的期盼。你给的从来不是一条现成的路，而是你拼尽半生才确认的、最稳妥的护栏。或许，这就是“妈妈”最深的爱意，在有限的认知里，妈妈用尽了全部力气。这份“笨拙”，我认得了，也收到了。



工地旁有家肠粉店

孙茂楠

“项目部旁边新开家肠粉店，离这儿没几步路，回头咱俩去尝尝鲜。”晚上九点，室友老曹坐在床边，一边慢悠悠地脱着鞋，一边说道。

次日下班，我和老曹直奔那棵老榕树旁的肠粉店。刚进店，老板正从蒸箱里抽出一盘。白汽“噗”地腾起，将他整个人笼在雾中。待雾气散开，盘底只剩一张近乎透明的、薄如蝉翼的米浆皮，裹着嫩黄的蛋液。我心里正嘀咕“这能吃饱吗”，只见他抄起一把小铁铲，贴着盘底灵巧地一刮，一卷，那层“薄膜”竟瞬间蓬松成一叠软糯的长条。手起铲落，从中切断，盛入碟中。热气渐消，那肠粉便褪去水光，显出一种温润如玉的莹白色泽，静静躺在盘中。

待老曹坐定后，我俩各自点了不同口味的肠粉。店内除了我俩还有不少其他食客，有刚接完孩子的家长、风尘仆仆的外卖小哥以及刚下工的农民工，其中有位抽烟的老者尤其引起我注意，那老者两鬓花白，手持一件竹筒烟具，桌前摆着一部游戏机，正放映着《三国演义》，每当剧情走到重要处时，那“咕噜噜”的水烟声就戛然而止，不止老者，其他几位食客也看入迷了，相继围坐到老者身边。

不一会儿，我俩的肠粉就做好了，那肠粉浇上特制酱油，如白玉浸入淡墨，乳白的肌肤反而更显嫩滑。用筷子夹一段送入嘴

中，Q弹的口感颇像北方的皮冻，细腻而软嫩。老曹很快吃完了一碟，意犹未尽的他又点了一份，这次加了虾仁。端上桌的除了肠粉，还有两碗免费豆浆，那豆浆豆香浓郁，温润可口，与我儿时尝过的那家老字号无异。先前路过时曾目睹他们大费周章搬运那架石磨，没想到竟用来做免费豆浆，足见老板对自家肠粉的自信。老板做完我俩的肠粉，随即又回到蒸箱前，开始做下一人的肠粉：刷油、倒入米浆、入箱，手法平稳娴熟。又一股水蒸气从蒸箱里升起，熟悉的米香味儿扑鼻而来，让人垂涎欲滴。

“暗淡了刀光剑影，远去了鼓角铮鸣……”熟悉的片尾曲第三次响起，我和老曹将手中豆浆一饮而尽，起身、擦嘴、迈出店门。夕阳下，又路过那棵老榕树，垂须依旧如来时那样随风飘动，“你看那边那撮须，是不是能联想到刚刚剧里那个将军武器上的红缨”，老曹指着树上，我抬头望去，笑而不答。

其时，我脑海里联想到的“军士”却另有其人，他们同样戴“盔”穿“甲”，手拿焊“枪”，虽不像古代军士那样跨马冲锋，奋勇逐敌，却在方寸间千次校准、万遍夯筑，雕琢家国。回去路上，我又看到了那棵木瓜树，树上的小果依旧簇拥着，它们旁边的叶子随风摆动，叶根却轻轻拍抚着每一颗小果，似在无声呵护。

素描时光

魏金龙

我该怎样描绘
那些在笔尖消融的晨光
当墨迹在宣纸上迟疑
开出未命名花朵的淡影
倘若青春是一卷
不肯驯服的画纸
我便是那固执的拓印人
在每一道折痕里
辨认风的形状
而你是留白处
那滴不肯坠落的松烟
在黄昏与黄昏之间
悬成一种温柔的迟疑
多年后
当所有线条都开始旅行
唯有橡皮屑静静蜷着
守在画夹深处
替我数着
那些被擦去的
星群

趁春光正好

何巍

趁春光正好，去听风吧！不必特意走到田野郊外，就站在巷子口。感受那徐徐吹来的南风，温和地拂在脸上，完全不似冬日的冰冷刀割。闭上眼睛，让这风吹透衣衫，吹散头发，吹进骨缝里，把积攒了一冬的霉气都吹散开去。再吸一口气——让那清甜的空气沁到五脏，润到六腑，流淌在四肢。

趁春光正好，去看树吧！看看南二环上，昨日还干枯的梧桐，今早枝条上就冒出了鹅黄的嫩芽，就像婴儿初睁的眼睛，在阳光下怯怯地发亮。看矜持的柳树，慢悠悠地抽出浅黄的丝绦，风一来，便袅袅地梳理自己的长发。你站在树下，仰起头，看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的一地碎金。

趁春光正好，去吃一口青团吧！捧在掌心，就捧着一小团春天的泥土，看那艾草的青汁揉进糯米粉里，成就了这春天才有的碧色。咬一口，一股青草特有的清气，从舌尖一直漫到心坎。

趁春光正好，去郊外采青吧！蹲在田埂上，荠菜、马兰头都刚从土里探出头来，嫩生生、水灵灵的，掐一把，指尖就染上青草的汁液，凑近闻，有股子清气直往鼻子里钻。拔一点，回去用开水一焯，拌上香干，满嘴都是田野的味道。

趁春光正好，来放风筝吧！孩子们在身旁欢呼，老人们坐在长椅上眯着眼望，连天上的云也慢下来，像是要跟风筝比一比谁更自在。一根细线，牵着地上的笑，也牵着天上的春。

趁春光正好，起身出发吧！只要你肯推开窗，肯迈开步，春日的阳光肯定会映到你的眼里、照进你心间。

与一朵桃花的对白

李友强

倘若你只是怯怯地开着
在清晨无人看见的坡上
我会用露水的笔迹写下
这是春的初稿
倘若你决定在傍晚燃烧
用粉色淹没归鸟的翅膀
我便裁下最艳的一瓣
贴成明天的邮票
不必担心蝴蝶薄薄的诺言
每阵风都经过精密计算
你的花期是道开放题
答案写在蕊的中央
假如泥土将你召回
假如果实代替芬芳
请记得某个路过的人
曾用目光反复临摹
你舒展的模样